



天津交通銀行同人俱樂部圖書室

唐大家柳柳州文集抄卷之五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柳宗直西漢文類序之與賤賤詩不長觀其而

愈日其覽子厚之所以序西漢而文章之旨亦可慨

細端不見矣以等其變始矣出善會中身與詩當道

左右史混又矣言事駁亂尚書春秋之旨不立自左

丘明傳孔氏太史公述歷古今合而為史記迄于今

交錯相糺莫能離其說獨左氏國語紀言不參於事

柳文

卷五

戰國策春秋後語頗本右史尚書之制然無古聖人

蔚然之道大抵促數耗矣而後之文者寵之文之近

古而尤壯麗莫若漢之西京班固書傳之吾嘗病其

畔散不屬無以考其變欲采比義會年長疾作駑墮

愈日甚未能勝也幸吾弟宗直愛古書樂而成之搜

討襍裂擗摭融結離而同之與類推移不易時月而

咸得從其條貫森然若開羣玉之府指揮聯累之璋

琮璜之狀各有列位不失其敘雖第其價可也

以文

觀之則賦頌詩歌書奏詔策辯論之辭畢具以語觀

觀之則賦頌詩歌書奏詔策辯論之辭畢具以語觀

之則右史紀言尙書戰國策成敗興壞之說大備無  
不苞也噫是可以爲學者之端耶始吾少時有路子  
者自贊爲是書吾嘉而敘其意而其書終莫能具卒  
俟宗直也故刪取其敘繫于左以爲西漢文類首紀  
殷周之前其文簡而野魏晉以降則盡而靡得其中  
者漢氏漢氏之東則旣衰矣當文帝時始得賈生明  
儒術武帝尤好焉而公孫弘董仲舒司馬遷相如之  
徒作風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  
人咸通焉於是宣於詔策達於奏議諷於辭賦傳於

柳文

卷五

二

歌謠由高帝訖于哀平王莽之誅四方之文章益爛  
然矣史臣班孟堅修其書拔其尤者充于簡冊則二  
百三十年間列辟之達道名臣之大範賢能之志業  
黔黎之風美列焉若乃合其英精離其變通論次其  
敘位必俟學古者興行之唐興用文理貞元間文章  
特盛本之三代浹于漢氏與之相準於是冇能者取  
孟堅書類其文次其先後爲四十卷書益莫備具

不盡也欽其下以爲學古之類眼韻音及韻言類子

之類或更詳言尙書釋國策與類與之類大論

谷林楊評事文集後序  
其論蘇覽此序亦可見古之欲兼詩與文而並盛者  
昔蘇亦世所難而况吾曹乎  
贊曰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論而已雖其言鄙野  
足以備於用然而闕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動其聽夸  
示後學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  
必由是假道焉作於聖故曰經述於才故曰文文有  
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論本乎比興  
者也著述者流蓋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系春秋之

柳文

卷五

三

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  
冊也比興者流蓋出於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風雅其  
要在於麗則清越言暢而意美謂宜流於誦誦也茲  
二者考其旨義乖離不合故秉筆之士恒偏勝獨得  
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專美命之曰藝成雖古文  
雅之盛世不能並肩而生唐興以來稱是選而不作  
者梓潼陳拾遺其後燕文貞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  
莫能極張曲江以比興之隙窮著述而不克備其餘  
各探一隅相與昔馳於道者其去彌遠文之難兼斯

亦甚矣。若楊君者，少以篇什著聲於時，其炳耀尤異。之詞諷誦于文人，滿盈于江湖，達于京師，晚節徧悟文體。尤邃敘述，學富識遠，才涌未已。其雄傑老成之風，與時增加，既獲是不數年，而天其季年所作，尤善其爲鄂州新城頌、諸葛武侯傳、論餞送梓潼陳衆甫、汝南周愿、河東裴泰、武都符義府、泰山羊士諤、隴西李鍊、凡六序、廬山禪居記、辭李常侍啓、遠游賦、七夕賦、皆人文之選已用。是陪陳君之後，其可謂具體者歟。嗚呼！公旣悟文而疾，旣卽功而廢，廢不逾年，大病及之，卒不得窮其工，竟其才，遺文未克流于世，休聲未克充於時。凡我從事於文者，所宜追惜而悼慕也。宗元以通家修好，幼獲省謁，故得奉公元兄命，論次篇簡，遂述其制作之所詣，以繫于後。

予嘗謂子厚詩過昌黎而文特讓一格矣。大略千鈞之弩，難以再發也。

濮陽吳君文集序

文自有法度

博陵崔成務嘗爲信州從事爲余言邑有聞人濮陽吳君弱齡長鬣而廣穎好學而善文居鄉黨未嘗不以信義交於物教子弟未嘗不以忠孝端其本以是卿相賢士率與充禮余嘗聞而志乎心會其子侃更名武陵升進士得罪來永州因奉其先人文集十卷再拜請余以文冠其首余得徧觀焉其爲辭賦有戒苟冒陵僭之志其爲詩歌有交王公大人之義其爲

柳文

卷五

五

詠誌弔祭有孝恭慈仁之誠而多舉六經聖人之大旨發言成章有可觀者古之司徒必求秀士由鄉而升之天官古之太史必求人風陳詩以獻于法官然後材不遺而志可見近世之居位者或未能盡用古道故吳君之行不昭而其辭不薦雖一命于王而終伏其志嗚呼有可惜哉武陵又論次誌傳三卷繼于末其官氏及他才行甚具云

愚溪齋序

子厚集中最佳處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余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斷斷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爲愚溪愚溪之上買小丘爲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爲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

柳文

八卷五

六

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爲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爲愚池愚池之東爲愚堂其南爲愚亭池之中爲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柳宗元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爲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昏而爲愚者也皆不得爲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

爲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

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徹鏘鳴

轉、招、有味

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

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

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澹然而同歸超

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於

溪石上

又樂其身于暮之

之津連古來無此調陡然創爲之指次如畫

柳文

卷五

七

古來無此調陡然創爲之指次如畫

對下土

謝靈運命與寒而莫非

與文以愚韜燭愚對傾

依俗衣醜以文墨自燭

金不銷蚌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

而奔焉對蠲莫厭休

爲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

陪永州崔使君遊讌南池序

文瀟灑跌宕惜也篇末猶多抑鬱之思云

零陵城南環以羣山延以林麓其崖谷之委會則泓然爲池灣然爲溪其上多楓栴竹箭哀鳴之禽其下多芡芰蒲藻騰波之魚韜涵太虛滄澗里閭誠游觀之佳麗者已崔公旣來其政宅以肆其風和以廉旣樂其人又樂其身于暮之春徵賢合姻登舟于茲水之津連山倒垂萬象在下浮空泛景蕩若無外橫碧落以中貫陵太虛而徑度羽觴飛翔匏竹激越熙然

柳文

卷五

八

而歌婆然而舞持頤而笑瞪目而倨不知日之將暮則於向之物者可謂無負矣昔之人知樂之不可常會之不可必也當歡而悲者有之况公之理行宜去受厚錫而席之賢者率皆在官蒙澤方將脫鱗介生羽翮夫豈趨趨湘中爲顛頽客耶余旣委廢於世恒得與是山水爲伍而悼茲會不可再也故爲文志之

送薛存義之任序

昔人多錄此文然其義亦淺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之江滸飲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備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備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爲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柳文

八卷五

九

送徐從事北遊序

右

讀詩禮春秋莫能言說其容貌充充然而聲名不聞  
傳於世豈天下廣大多儒而使然歟將晦其說諱其  
讀不使世得聞傳其名歟抑處於遠仕於遠不與通  
都大邑豪傑角其伎而至於歟不然無顯者爲之  
倡以振動其聲歟今之世不能多儒可以蓋生者觀  
生亦非晦諱其說讀者然則餘二者爲之決矣生北  
遊必至通都大邑通都大邑必有顯者由是其果聞

柳文

卷五

十

傳於世歟苟聞傳必得位得位而以詩禮春秋之道  
施於事及於物思不負孔子之筆舌能如是然後可  
以爲儒儒可以說讀爲哉

潛大邑豪傑角其伎而至於歟不然無顯者爲之  
倡以振動其聲歟今之世不能多儒可以蓋生者觀  
生亦非晦諱其說讀者然則餘二者爲之決矣生北  
遊必至通都大邑通都大邑必有顯者由是其果聞

序

送李涓赴京師序

文似悲颯所贈師暢者之旨而見亦解

過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遷者罕至又况踰臨源嶺  
下灘水出荔浦名不在刑部而來吏者其加少也固  
宜前余逐居永州李君至固怪其棄美仕就醜也無  
所束縛自取瘡痍後余斥柳州至于桂君又在馬  
方屑屑爲吏噫何自苦爲是耶明時宗室屬子當尉  
畿縣今王師連征不貢二府方汲汲求士李君讀書  
爲詩有幹局久遊燕魏趙代聞知人情識地利能言  
柳文

卷五

十一

其故以是入都于丞相益國事不求獲乎已而已以  
有獲乎嫉其不爲是久矣今而曰將行請余以言行  
哉行哉言止是而已

宜前余逐居永州李君至固怪其棄美仕就醜也無  
不齟水出荔浦各不立所濟而來吏者其加少也固  
豈國與上職工非官異空懸香罕至又况鹹醜職巖

文似悲颯

送李涓赴京師序

送琛上人南遊序

佛之跡去乎世久矣其留而存者佛之言也言之著者爲經翼而成之者爲論其流而來者百不能一焉然而其道則備矣法之至莫尚乎般若經之大莫極乎涅槃世之上士將欲由是以入者非取乎經論則悖矣而今之言禪者有流盪舛譌迭相師用妄取空語而脫畧方便顛倒真實以隘乎已而又陷乎人又有能言體而不及用者不知二者之不可斯須離也

柳文

八卷五

十一

離之外矣是世之所大患也吾琛則不然觀經得般若之義讀論悅三觀之理晝夜服習而身行之有來求者則爲講說從而化者皆知佛之爲大法之爲廣菩薩大士之爲雄修而行之者爲空蕩而無之者爲礙夫然則與夫增上慢者異矣異乎是而免斯名者吾無有也將以廣其道而被於遠故好遊自京師而來又南出乎桂林未知其極也吾病世之傲逸者嗜乎彼而不求此故爲之言

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

蘇文忠公逸調劉壘畫薰以寄事氣寥廓

太史公嘗言世之學孔氏者則黜老子學老子者則黜孔氏道不同不相爲謀余觀老子亦孔氏之異流也不得以相抗又况楊墨申商刑名縱橫之說其迭相訾毀牴牾而不合者可勝言耶然皆有以佐世太史公沒其後有釋氏固學者之所怪駭舛逆其尤者也今有河南元生者其人閎曠而質直物無以挫其志其爲學恢博而貫統數無以曠其道悉取向之所

柳文

卷五

十三

以異者通而同之搜擇融液與道大適咸伸其所長而黜其奇袤要之與孔子同道皆有以會其趨而其器足以守之其氣足以行之不以是道求合於世常有意乎古之守雌者及至是邦以余道窮多憂而嘗好斯文留三旬有六日陳其大方勤以爲論余始得其爲人今又將去余而南歷營道觀九疑下瀝水窮南越以臨大海則吾未知其還也黃鵠一去青冥無極安得不馮豐隆憩蜚廉以寄聲於寥廓耶

儒者韓退之與余善嘗病余嗜浮圖言訾余與浮圖遊近隴西李生礎自東都來退之又寓書罪余且曰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圖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其於性情爽然不與孔子異道退之好儒未能過楊子楊子之書於莊墨申韓皆有取焉浮圖者反不及莊墨申韓之怪僻險賊耶曰以其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則將反惡來盜跖而賤

柳文

卷五

十四

季札由余乎非所謂去名求實者矣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退之所罪者其跡也曰髡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爲耕農蠶桑而活乎人若是雖吾亦不樂也退之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吾之所以嗜浮圖之言以此與其人游者非必能通其言也且凡爲其道者不愛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閑安者爲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組爲務以相軋也則舍是其焉從吾之好與浮

圖游以此今浩初聞其性安其情讀其書通易論語

序飲

買小丘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石上嚮之爲  
記所謂牛馬之飲者離坐其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  
飲乃置監史而令曰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三逆而  
投之能不洄于泫不止于坻不沉于底者過不飲而  
洄而止而沉者飲如籌之數旣或投之則旋眩滑汨  
若舞若躍速者遲者去者住者衆皆據石注視歡忭  
以助其勢突然而逝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或再飲  
客有婁生圖南者其投之也一洄一止一沉獨三飲

柳文

卷五

十五

衆乃大笑驩甚余病瘡不能食酒至是醉焉遂損益  
其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吾聞音之飲酒者有揖讓  
酬酢百拜以爲禮者有叫號屢舞如沸如羹以爲極  
者有裸裎袒裼以爲達者有資絲竹金石之樂以爲  
和者有以促數糺迭而爲密者今則舉異是焉故捨  
百拜而禮無叫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金石而和去  
糺迭而密簡而同肆而恭衍衍而從容於以合山水  
之樂成君子之心宜也作序飲以貽後之人

公料序慕其類而貴者亦類而對之者效而情類  
皆休不此序與序飲並澹宕可誦頌者亦不勝數而  
房生直溫與予二弟遊皆好學予病其確也思所以  
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基  
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  
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房於是取二  
毫如其第書之既而抵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  
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  
使貴者則皆慄焉惛焉亦鮮克以中其獲也得朱馬

柳文

卷五

十六

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諦睨之以思其始則  
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  
非能擇其善而朱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  
而下貴焉而貴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遂以遠焉  
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茲慕者  
歟無亦近而先之耳有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敬而  
易者亦從而動心矣有敢議其善否者歟其得於貴  
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  
心肆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者歟所謂賤

序基  
此序與序飲並澹宕可誦  
房生直溫與予二弟遊皆好學予病其確也思所以  
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基  
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  
至十二下者三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房於是取三  
毫如其第書之既而抵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  
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  
使貴者則皆慄焉惛焉亦鮮克以申其獲也得朱馬

柳文

卷五

十七

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諦睨之以思其始則  
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  
非能擇其善而朱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  
而下貴焉而貴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遂以遠焉  
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茲基者  
歟無亦近而先之耳有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敬而  
易者亦從而動心矣有敢議其善否者歟其得於貴  
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  
心肆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者歟所謂賤

者有敢避其使之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  
不啻有敵以二敵其一者歟余墨者徒也觀其始與  
末有似碁者故敘

唐荆川曰推究物理精巧之文

柳文

八卷五

一八

唐荆川曰推究物理精巧之文

未嘗有似碁者故敘

不啻有敵以二敵其一者歟余墨者徒也觀其始與

者有敢避其使之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

之其種樹郭橐駝傳告也書又而誰爲哉問者曰  
密而不守官者當深體此文愛之其實害之類曰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  
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  
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  
長安豪富人爲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  
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  
伺傲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  
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

能性也論敘事

柳文

卷五

十九

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旣然已勿動勿  
慮去不復顧其時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  
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  
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  
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  
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  
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  
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

之其實譬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哉問者曰以

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駢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且暮吏來而時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宰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殮饗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聞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柳文

卷五

二

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聞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此本楊子同錄全得錄人之術之說

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宰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

以禍且暮吏來而時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

業而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

毛之蠶繰之欲驅或若視曰汝曠畝樹而日驅非吾

梓人傳 曰梓人者其于藝事其心實也

序也其序次摹寫井井入構

園如木之於木也其

裴封叔之弟在光德里有梓人欵其門願備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斲斷之器間其能

以言語代故事

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

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字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太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

柳文

卷五

二十一

委羣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慍焉畫官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厦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園視大駭然後知其術

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

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

勞心者歟。能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爲佐

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爲天下者，本於

人。其執役者爲徒隸，爲鄉師里胥。其上爲下士，又其

上爲中士，爲上士，又其上爲大夫，爲卿，爲公。離而爲

六職，判而爲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

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

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

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

柳文

卷五

二十二

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于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銜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工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

也。世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爲公，以簿書爲尊，銜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聽聽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爲室者，倘或發其私智，牽制

柳文

卷五

三三

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其百執事之



宋清傳

亦風刺之言

稿未應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有自山澤來者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讎咸譽清疾病疔瘍者亦皆樂就清求藥冀速已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直或不識遙與券清不爲辭歲終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里妄人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

柳文

卷五

七

非有道也然謂我出妄者亦謬清居藥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受俸博其餽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報而以賒死者千百不害清之爲富也清之取利遠遠故大豈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怫然怒再則罵而仇耳彼之爲利不亦翦翦乎吾見蚩之有在也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爲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衆其應益廣或斥棄沉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以善藥如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吾觀

今之以下無限深情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爲者  
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  
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賡幾則天祚之窮困廢辱得  
不死亾者衆矣市道交急可交耶或曰清非市道人  
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爲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  
府居序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爲之不巳悲  
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柳文

卷五

二十六

此賦其主曰清哉市不爲市之義然而景勝我景言  
不深耳其衆矣市道交急而心遲短曰清非市道人  
清哉清之類者乎幸而無幾則天祚之窮困廢辱得  
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  
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爲者

大熱童區寄傳于...  
事亦奇...  
柳先生曰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貨視之自毀齒已上  
父兄鬻賣以覲其利不足則盜取他室束縛鉗梏之  
至有鬚鬣者力不勝皆屈爲僮當道相賊殺以爲俗  
幸得壯大則縛取么弱者漢官因爲已利苟得僮恣  
所爲不問以是越中戶口滋耗少得自脫惟童區寄  
以十一歲勝斯亦奇矣桂部從事杜周士爲余言之  
童寄者柳州堯牧兒也行牧且堯二豪賊劫持反接

柳文

卷五

二十七

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虛所賣之寄僞兒啼恐慄  
爲兒恒狀賊易之對飲酒醉一人去爲市一人臥植  
刃道上童微伺其睡以縛背刃力下上得絕因取刃  
殺之逃未及遠市者還得僮大駭將殺童遽曰爲兩  
郎僮孰若爲一郎僮耶彼不我恩也郎誠見完與恩  
無所不可市者良久計曰與其殺是僮孰若賣之與  
其賣而分孰若吾得專焉幸而殺彼甚善卽藏其尸  
持僮抵主人所愈束縛牢甚夜半童自轉以縛卽爐  
火燒絕之雖瘡手勿憚復取刃殺市者因大號一虛

皆驚童曰我區氏兒也不當爲僮賊二人得我我幸  
皆殺之矣願以聞於官虛吏白州州白大府大府召  
視兒幼愿耳刺史顏証奇之留爲小吏不肯與衣裳  
吏護還之鄉鄉之行劫縛者側目莫敢過其門皆曰  
是兒少秦武陽二歲而討殺二豪豈可近耶

柳文

卷五

三

唐大家柳柳州文抄卷之五

唐大家柳柳州文抄卷之六八夷人益其而對論告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記

館驛使壁記

中條貫龐襍而文所點次處若掌

凡萬國之會四夷之來天下之道塗畢出於邦畿之

內奉貢輸賦修職於王都者入于近關則皆重足錯

轂以聽有司之命徵令賜予布政于下國者出于甸

服而後按行成列以就諸侯之館故館驛之制於千

柳文 卷六

里之內尤重自萬年至于渭南其驛六其蔽曰華州

其關曰潼關自華而北界于櫟陽其驛六其蔽曰同

州其關曰蒲津自灊而南至于藍田其驛六其蔽曰

商州其關曰武關自長安至于盩厔其驛亦有一其

蔽曰洋州其關曰華陽自武功西至于好畤其驛三

其蔽曰鳳翔府其關曰隴關自渭而北至于華原其

驛九其蔽曰方州自咸陽而西至于奉天其驛六其

蔽曰邠州由四海之內總而合之以至于關由關之

內東而會之以至于王都華人夷人往復而授館者

旁午而至傳吏奉符而閱其數縣吏執牘而書其物  
告至告去之役不絕於道寓望迎勞之禮無曠於日  
而春秋朝陵之邑皆有傳館其飲飫餼饋咸出於豐  
給繕完築復必歸於整頓列其田租布其貨利權其  
入而用其積於是出納奇贏之數勾會考校之政  
大曆十四年始命御史爲之使俾考其成以質于尚  
書季月之晦必合其簿書以視其等列而按其信宿  
必稱其制有不當者反之於官尸其事者有勞焉則  
復于天子而優升之勞大者增其官其次者降其調  
之數又其次猶異其考績官有不職則以告而罪之  
故月受俸三萬于太府史五人承符者三人皆有食  
焉先是假廢官之印而用之貞元十九年南陽韓泰  
告于上始鑄使印而正其名然其詞舊斯職未嘗有  
記之者追而求之蓋數歲而往則失之矣今余爲之  
記遂以韓氏爲首且曰修其職故首之也

柳文

卷六

二

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于武... 嶺南節度使所領者重鎮所建饗軍堂之制  
西... 亦弘敞而文亦稱... 唐制嶺南爲五府府部州以十數其大小之戎號令  
之用則聽于節度使焉其外大海多蠻夷出流求訶  
陵西抵大夏康居環水而國以百數則統于押蕃舶  
使內之幅員萬里以執秩拱玉稽時聽教命外之羈  
屬數萬里以譯言贊寶歲帥貢職合二使之重以治  
于廣州故賓軍之事宜無與校大且賓有牲牢饗餼

柳文 卷六

嘉樂好禮以同遠合疏軍犒饋宴饗勞旅勤歸以羣  
力盡心於是治也閑閑階序不可與他邦類必厚棟  
大梁夷庭高門然後可以上充於揖讓下周於步武  
令御史大夫扶風公廉廣州且專二使增德以來遠  
人申威以修戎政大饗宴合樂從其豐盈先是爲堂  
於治城西北陬其位公北向賓衆南向奏部伎于其  
西視泉池于其東隅與庠及庭廡下陋日未及哺則  
赫炎當日汗眩更起而禮莫克終故凡大宴饗大賓  
旅則寓于外壘儀形不稱公于是始斥其制爲堂南

面橫八楹縱十楹嚮之宴位化爲東序西又如之其  
外更衣之次膳食之宇列觀以游目偶亭以展聲彌  
整極顧莫究其往泉池之舊增濬益植以暇以息如  
在林壑問工焉取則師輿是供問役焉取則蠻隸是  
徵問材焉取則隙宇是遷或益其闕伐山浮海農賈  
拱手張目視具乃十月甲子元成公命饗于新堂幢  
牙茸燾金節析羽旂旗煇咸節于下鼓以鼓晉金  
以鐸鏡公與監軍使肅上賓延羣僚將校士吏咸次  
于位卉裳屬衣胡夷蠻蠻睢盱列者千人以上劔

柳文

卷六

四

鼎體節燔魚鼈炙羽鱗狸互之物沉泛醜盎之齊均  
飫于率士典王之舞服夷之伎揆擊吹鼓之音飛騰  
幻怪之容窳觀于遠邇禮成樂遍以敘而賀且曰是  
邦臨護之大五人合之非是堂之制不可以備物非  
公之德不可以容衆曠于往初肇自今茲大和有人  
以觀遠方古之戒政其曷用加此華元名大夫也殺  
羊而御者不及霍去病良將軍也餘肉而士有飢色  
猶克稱能以垂到今矧茲具美其道不廢願訪于金  
石以永示後祀遂相與來告且乞辭某讓不獲乃刻

于茲石

柳文

卷六

五



興州江運記

御史大夫嚴公牧于梁五年嗣天子用周漢進律增

秩之典以親諸侯謂公有功德理行就加禮部尚書

是年四月使中謁者來錫公命賓僚吏屬將校卒士

鰲老童孺填溢公門舞躍歡呼願建碑紀德垂億萬

祀公固不許而相與怨咨遑遑如不飲食於是西鄙

之人密以刑山導江之事願刻巖石曰維梁之西其

敵曰某山其守曰興州興州之西為戎居歲備亭障

柳文

卷六

六

實以精卒以道之險隘兵困于食守用不固公患之

曰吾嘗為興州凡其土人之故吾能知之自長舉北

至於青泥山又西按于成州過粟亭川踰寶井堡崖

谷峻隘十里百折負重而上若蹈利刃盛秋水潦窮

冬雨雪深泥積水相輔為害顛踣騰藉血流棧道糗

糧芻藁填谷委山牛馬羣蓄相藉物故饑夫畢力守

卒延頸嗷嗷之聲其可哀也若是者綿三百里而餘

江聲之便

自長舉而西可以導江而下二百里而至昔之人莫

得知也吾受命于君而育斯人其可已乎乃出軍府

之幣以備器用卽山斲功由是轉巨右朴大木焚以  
炎火沃以食醢摧其堅剛化爲灰燼畚鍤之下易甚  
朽壤乃闢乃墾乃宣乃理隨山之曲直以休人力順  
地之高下以殺滌悍厥功旣成感如其素於是決去  
壅土疏導江濤萬夫呼怵莫不知志雷騰雲奔百里  
一瞬旣會旣遠浚爲安流烝徒謳歌枕臥而至戍人  
無虞專力待寇惟我公之功疇可侔也而無以酬德  
致其大願又不可得命矧公之始來屬當惡歲府庾  
甚虛器備甚殫飢饉昏札歿徒充路賴公節用愛人

柳文

卷六

七

克安而生老窮有養幼乳以遂不問不使威得其志  
公命鼓鑄庫有利兵公命屯田師有餘糧選徒練旅  
有衆孔武平刑議獄有衆不黷增石爲防膏我稻梁  
歲無凶災家有積倉傳館是飾旅忘其歸枉梁以成  
人不履危若是者皆以戎隙帥士而爲之不出四人  
之力而百役已就且我西鄙之職官故不能具舉惟  
公和恒直方廉毅信讓敦尚儒學揖損貴位率忠與  
仁以厚其誠有可以安大利于人者行之堅勇不俟終  
日其興功濟物宜如此其大也昔之爲國者惟水事

爲重故有障大澤勤其官而受封國者矣西門遺利  
史起與歎曰圭壑隣孟子不與公能夷險休勞以惠  
萬代其功烈尤章章焉不可蓋也是用假辭調工勤  
而存之用永憲于後祀

柳文

八卷六

八

而存之用永憲于後祀

身外更無暇或謂其志亦不益也吳興對報學工

史起與歎曰圭壑隣孟子不與公能夷險休勞以惠

爲重故有障大澤勤其官而受封國者矣西門遺利

全義縣復北門記

此文亦自奇

此文亦自奇

賢者之興而愚者之廢廢而復之爲是習而循之爲非恒人且猶知之不足乎列也然而復其事必由乎賢者推是類以從於政其事可少哉賢莫大於成功愚莫大於恡且誣桂之中嶺而邑者曰全義衛公城之南越以平盧遵爲全義視其城塞北門鑿他雉以出問之其門人曰餘百年矣或曰巫言是不利於令故塞之或曰以賓旅之多有懼竭其餼饋者欲廻其

柳文

卷六

九

途故塞之遵曰是非恡且誣欺賢者之作思利乎人反是罪也余其復之詢于羣吏羣吏叶厥謀上于大府大府以兪邑人便焉譱舞里閭若者思止其家行者樂出其塗由是道以廢邪用賢棄愚推以革物宜民之蘇若是而不列殆非孔子徒也爲之記云

其或人唐荆川曰小題自作議論

此文亦自奇

全義縣復北門記

將爲穹谷巉巖淵池於郊邑之中則必輦山石溝澗  
壑凌絕嶮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爲也然而求天作  
地生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  
難今於是乎在永州實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環  
山爲城有石焉翳于輿草有泉焉伏于土塗虵虺之  
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  
號爲穢墟韋公之來旣逾月理甚無事望其地且異  
之始命及其蕪行其塗積之丘如蠲之劉如旣焚旣

柳文

卷六

十

醜奇勢迭出清濁辨質美惡異位視其植則清秀敷  
舒視其蓄則溶漾紆餘怪石森然厝于四隅或列或  
跪或立或仆竅穴透邃堆阜突怒乃作棟宇以爲觀  
游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效伎於堂廡之下外之  
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間厠隱顯邇延野綠遠混天碧  
咸會於譙門之內已乃延客入觀繼以宴娛或贊且  
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  
因俗以成化公之擇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  
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

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曉夫然則是堂也豈獨草木  
土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之理  
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壁編以爲  
二千石楷法

柳文

卷六

十一

二千石楷法

其喻城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壁編以爲  
二千石楷法  
其喻城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壁編以爲  
二千石楷法  
其喻城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壁編以爲  
二千石楷法

零陵郡復乳穴記

甲命淵敘事奇而束處更奇爲類也而賦表新也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于遠于留  
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  
他部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  
是祥也維然諺曰昨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徵土  
石蒙烈以爲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  
謂祥耶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  
也吾是以病而給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先賴而

柳文

卷六

十一

後力欺誣屏息信順休洽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  
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儲羽虎之所廬由而入者  
觸昏霧扞籠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其勤  
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大令無人  
而乃誠吾告故也何祥之爲士聞之曰謠者之祥也  
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真祥者  
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  
用命熙熙然以效其有斯其爲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平不畜撈籠勝槩却又別出一見解

邑之有觀游或者以爲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恒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山麓泉山石中沮洳汚塗羣畜食焉牆藩以蔽之爲縣者積數十人莫知發視河東薛存義以吏能聞荆楚間潭部舉之假湘源令會零陵政虐賦擾民訟于牧推能濟弊來蒞茲邑遁逃復還愁痛笑歌通租匿

柳文

卷六

十三

役其月辨理宿蠹藏奸披露首服民既卒稅相與歡歸道塗迎賀里閭門不施胥吏之席耳不聞馨歛之召雞豚糗餼得及宗族州牧尚馬旁邑做焉然而未嘗以劇自撓山水鳥魚之樂澹然自若也乃發牆藩驅羣畜決疏沮洳搜剔山麓萬石如林積坳爲池爰有嘉木美卉垂水蘂峰瓏瓏蕭條清風自生翠烟自留不植而遂魚樂廣闊鳥慕靜深別孕巢穴沉浮嘯萃不蓄而富伐木墜江流于邑門陶土以埴亦在署側人無勞方土得以利乃作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

山顛下者俯清池更衣膳饗列置備具宿以燕好旅  
以館舍高明游息之道具於是邑由薛為首在昔裨  
謀謀野而獲必子彈琴而理亂慮滯志無所容入則  
夫觀游者果為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出於是歟及  
其弊也明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  
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既乎余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  
擬其事以書于石薛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

柳文

卷六

十四

夫觀游者果為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出於是歟及  
其弊也明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  
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既乎余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  
擬其事以書于石薛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

道州毀鼻亭神記

鼻亭神象祠也。不知何自始。立因而勿除。完而恒新。相傳且千歲。元和九年。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州。除穢革邪。敷和于下州之罷人。去亂卽治。變呻爲謠。若痿而起。若矇而睽。騰踴相視。謹愛克順。既底于理。公乃考民風。披地圖。得是祠。駭曰。象之道。以爲子。則傲。以爲弟。則賊。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實理。以惡德而專世祀。殆非化吾人之意哉。命亟去之。於是撤其

柳文

卷六

十五

屋墟。其地沉其主於江。公又懼楚俗之尚鬼而難論也。乃徧告于人曰。吾聞鬼神不歆非類。又曰。淫祀無福。凡天子命刺史于下。非以專土疆。督貨賄而已也。蓋將教孝悌。去奇邪。俾斯人救忠。睦友。祇肅信讓。以順于道。吾之斥是祠也。以明教也。苟離于正。雖千載之違。吾得而更之。况今茲乎。苟有不善。雖異代之鬼。吾得而攘之。况斯人乎。州民旣論。相與歌曰。我有耆老公。煥其肌。我有病瘥公。起其羸。髫童之器。公實智之。鰥孤孔艱。公實遂之。孰尊惡德。遠矣自古。孰羨淫

昏俾我斯瞽千歲之冥公闢廿戶我子洎孫延世有  
慕宗元時謫永州邇公之邦聞其歌詩以爲古道罕  
用賴公而存斥一祠而二教興焉明罰行于鬼神愴  
悌達于蠻夷不惟禁淫祠黜非類而已願爲記以刻  
山石俾知教之首

柳文

卷六

十六

潭州東池戴氏堂記

子厚本色

弘農公刺潭三年因東泉爲池環之九里丘陵林麓  
距其涯坳島洲渚交其中其岸之突而出者水縈之  
若玦焉池之勝於是爲最公曰是非離世樂道者不  
宜有此卒授賓客之選者譙國戴氏曰簡爲堂而居  
之堂成而勝益奇望之若連纜縻艦與波上下就之  
顛倒萬物遼廓耿忽樹之松栢杉楮被之菱芡芙蓉  
鬱然而陰粲然而榮凡觀望浮游之美專於戴氏矣

柳文

卷六

十七

戴氏嘗以文行累爲連率所賓禮貢之澤宮而志不  
願仕與人交取其退讓受諸侯之寵不以自大其離  
世歟好孔氏書旁具莊文莫不總統以至虛爲極得  
受益之道其樂道歟賢者之舉也必以類當弘農公  
之選而專茲地之勝豈易而得哉地雖勝得久焉而  
居之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闢而廣堂不待飾而已矣  
矣戴氏以泉池爲宅居以雲物爲朋徒攄幽發粹日  
與之娛則行宜益高文宜益峻道宜益懋交相贊者  
也旣碩其內又揚于時吾懼其離世之志不果矣居

子謂弘農公刺潭得其政。爲東池得其勝。授之得其人。豈非動而時中者歟。於戴氏堂也。見公之德。不可不以不記。觀游名於代者。不過視於一方。其或傍遠左右。則以唐荆川白周匝曲折渾成。此柳文之佳者。川如一水。奔競秀威。不相讓。徧奪天下者。唯是得之。桂州多靈山。發地峭壁。林立四野。署之左曰灘水。水之甲曰訾氏之洲。凡嶠南之山川。達于海上。於是畢出。而公之遊。始於此。柳文之爲。公之遊。始於此。柳文之爲。公之遊。始於此。

柳文

卷六

十八

世歟。好孔氏書。旁具莊文。莫不總統。以至虛爲極。得受益之道。其樂道。賦賢者之舉也。必以類當。弘農公之選。而專茲地之勝。豈易而得哉。地雖勝。得公馬。公之則。曹陳山。白周匝。曲折渾成。此柳文之佳者。公之遊。始於此。柳文之爲。公之遊。始於此。柳文之爲。公之遊。始於此。

十里之地勝固奇峭文亦稱之

大凡以觀游名於代者不過視於一方其或傍達左

右則以為特異至若不驚遠不陵危環山洞江四出

如畫夸奇競秀咸不相讓徧行天下者唯是得之桂

州多靈山發地峭堅林立四野署之左曰灘水水之

中曰訾氏之洲凡嶠南之山川達于海上於是畢出

而古今莫能知元和十二年御史中丞裴公來莅茲

邦都督二十七州諸軍州事盜遁姦革德惠敷施基

柳文

卷六

十九

年政成而當天子平淮夷定河朔告于諸侯公既施

慶于下乃合僚吏登茲以嬉觀望攸長悼前之遺於

是厚貨居毗移于間壤伐惡木剗與草前指後畫心

舒目行忽焉若飄浮上騰以臨雲氣萬山面內重江

束隘聯嵐含輝旋視其宜常所未覩條然互見以為

飛舞奔走與遊者偕來乃經工化材考極相方南為

燕亭延宇垂阿步簷更衣周若一舍其有崇軒以臨

千里左浮飛閣右列間館比舟為梁與波昇降苞灘

山含龍宮昔之所大蓄在亭內日出扶桑雲飛蒼梧

海霞島霧來助游物其際則抗月檻於廻谿出風榭

於篁中晝極其美又益以夜列星下布顛氣迴合邃

然萬變若與安期羨門接於物外則凡名觀游於天

下者有不屈伏退讓以推高是亭者乎既成以燕歡

極而賀咸曰昔之遺勝槩者必於深山窮谷人罕能

至而好事者後得以爲己功未有直治城挾闌闈車

輿步騎朝過夕視訖千百年莫或異顧一旦得之遂

出於他邦雖博物辯口莫能舉其上者然則人之心

自其果有遼絕特殊而不可至者耶蓋非桂山之靈

柳文

卷六

二十

不足以瓌觀非是湘之曠不足以極觀非公之鑒不

能以獨得噫造物者之設是久矣而盡之於今余其

可以無藉乎

至而執事者登舟以爲四世未嘗直寄賦謝開闢車

馬而賈烈曰昔之觀觀與昔必於微山嶺谷入宰治

不善官不風於燕燕以耕高皇亭善乎到刻刻燕燕

然萬變若與安期羨門接於物外則凡名觀游於天

下者有不屈伏退讓以推高是亭者乎既成以燕歡

極而賀咸曰昔之遺勝槩者必於深山窮谷人罕能

至而好事者後得以爲己功未有直治城挾闌闈車

無以興致摹寫足稱山水圖畫非說罕聞不書而  
冬十月作新亭于馬退山之陽因高丘之阻以面勢  
無構櫨節稅之華不斲椽不翦茨不列墻以白雲爲  
藩籬碧山爲屏風昭其儉也是山峩然起於莽蒼之  
中馳奔雲蟲亘數十百里尾蟬荒陬首注大溪諸山  
來朝勢若星拱蒼翠詭狀綺縮繡錯蓋天鍾秀於是  
不限於遐裔也然以壤接荒服俗參夷徼周王之馬  
迹不至謝公之屐齒不及巖徑蕭條登探者以爲嘆

柳文

卷六

三十一

歲在辛卯我仲兄以方牧之命試于是邦夫其德及  
故信孚信孚故人和人和故政多暇由是嘗徘徊北  
山以寄勝槩迺暨迺塗作我攸宇於是不崇朝而木  
工告成每風止雨收煙霞澄鮮輒角巾鹿裘率昆弟  
友生寇者五六月步山極而登焉於是手揮絲桐目  
送還雲西山爽氣在我襟袖以極萬類攬不盈掌夫  
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湍修竹  
蕪沒於空山矣是亭也僻介閭嶺佳境罕到不書所  
作使盛跡鬱堙是貽林間之媿故志之

唐大家柳柳州文抄卷之七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記

予按子厚所謫永州柳州大較五嶺以南多名  
山削壁清泉怪石而子厚適以文章之雋傑客  
茲土者久之愚竊謂公與山川兩相遭非子厚  
之困且久不能以搜巖穴之奇非巖穴之怪且  
幽亦無以發子厚之文予間過粵中恣情山水  
聞始信子厚非予欺而且恨永柳以外其他勝  
槩猶多與永柳相韻頗且有過之者而卒無傳  
焉抑可見天地內不特遺才而不得試當併有  
名山絕壑而不得自炫其奇於騷人墨客之文  
者可勝道哉

游黃溪記

北之晉西適幽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  
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  
西至于湘之源南至于瀧泉東至于黃溪東屯其間  
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拒州治七十

柳文

卷七

以上次山水  
以下始及黃

神始末

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牆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爲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略若剖大甕側立于尺溪水卽馬黛蓄膏渟來若白虹沉沉無聲有魚數百尾方來舍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頰頰斷齧其下大石離列可坐飲石有鳥赤首鳥翼大如鴿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

柳文

卷七

二

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爲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旣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黃與王聲相邇而又有本其所以傳言者益驗神旣居是民咸安焉以爲有道歿乃俎豆之爲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旣歸爲記以啓後之好游者

柳文卷七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爲崖峭巖窟

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

始得西山宴游記

柳宗元先生文集卷之八

自余爲僇人居是州恒惴惴其慄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伐茅茷窮山之高而

處

此句正見始得與未一旬相

柳文

卷七

三

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呀然洼然若坳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遊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爲類悠悠乎與灑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爲之文以志

鉛鋤潭記

奇

鉛鋤潭在山西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澗擊益暴蓄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欵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質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淅然尤與中秋觀月爲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柳文

八卷七

四

世且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質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淅然尤與中秋觀月爲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鉛鋤潭記

鉅鋤潭西小丘記

其心精百出而而共此此者二報古故軍之士也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鉅鋤潭西二十五步當湓而浚者爲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爲奇狀者殆不可數其嶮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于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

柳文

卷七

五

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已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卽更取器用剷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廻巧獻伎以效茲丘之下枕席而臥則清冷之狀與目謀潛潛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至焉噫以茲丘之勝致之澧鎬鄂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

夫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已  
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遺乎書于石所以賀茲丘之遭  
也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泉石以爲底近  
岸卷石底以出爲坳爲嶼爲壑爲巖青樹翠蔓蒙絡  
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  
日光下澈影布石上

以與遊

柳文

八卷七

六

火而焚之  
之高雲之浮

獻伎以效茲丘之下於席而臥則清冷之狀與耳  
澹澹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  
與心謀不匪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  
盡喜掛之其果亦豈平書于石而以其茲丘之豐  
夫隘而固之賈四百數歲不銷書而與然氣京河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珮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泉石以爲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爲坳爲嶼，爲嵒爲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俛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

柳文

卷七

七

居乃記之而去。同游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已、曰奉壹。

此段文字係《柳文》卷七中《至小丘西小石潭記》之正文，因墨色較淡，部分字跡模糊，但可辨識出「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已、曰奉壹。」等字樣。

袁家渴記

景奇興亦奇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鈺鉏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湫。皆永中幽麗奇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爲渴。音若衣。渴之渴。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闊厠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石

柳文

卷七

八

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柝石楠榎檉樟柏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轆轤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衆草紛紅駭綠蒼勃香氣衝濤旋瀨退貯豁谷搖颺歲隳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永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鈺鉏

唐荆川曰此  
段係子虛賦

石渠記

清冽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員減百尺清深多儵魚又北曲行紆餘畝若無窮然卒入于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麻焉風搖其顛韻動崖谷視之旣靜其聽始遠予從

柳文

卷七

九

州牧得之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旣崇而焚旣醜而盈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鑿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小石城山記

借石之瑰璋以吐胸中之氣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  
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上斷而川  
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為睥睨梁欂之形其旁出  
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石石洞然有水聲其  
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  
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  
噫誰設有無以相聘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人及是愈以為誠有又怪

柳文

卷七

十一

其不為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

其伎是故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

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為偉

人而獨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不丁語讀之有是二者余未

信之後音靈亦難當其其土氣卑濕深淵之氣其

事之無也其其一也北而東不過四十丈上斷而川

自西山數口踰北嶺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

昔亦之與章以也湖中之原

小石城山記

柳州東亭記

出州南譙門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在道南南值江  
西際垂楊傳置東曰東館其內草木猥奧有崖谷傾  
亞缺圯豕得○怪○語○以爲圃蛇得○以○爲○藪○人莫能居至是始  
命披剗蠲疏樹以竹箭松檉桂檜栢杉易爲堂亭峭  
爲杠梁下土徊翔前出兩翼馮空拒江江化爲湖衆  
山橫環嶮闊濶潯當邑居之劇而忘乎人間斯亦奇  
矣乃取館之北宇右闢之以爲夕室取傳置之東宇  
左闢之以爲朝室又北闢之以爲陰室作屋于北牖  
下以爲陽室作斯亭于中以爲中室朝室以夕居之  
夕室以朝居之中室日中而居之陰室以違溫風焉  
陽室以違淒風焉若無寒暑也則朝夕復其號旣成  
作石于中室書以告後之人庶勿壞元和十二年九  
月某日柳宗元記

柳文

卷七

十二

亞此以茶營以爲圃蛇得以爲藪人莫能居至是始  
西網垂楊傳置東曰東館其內草木猥奧有崖谷傾  
出州南譙門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在道南南值江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來葢承州問曰登城北墉臨

千荒野藜鬢之隙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

自西門以求其墟伐竹披輿歌玄以入綿谷跨谿皆

大石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碁怒者虎鬪企者鳥厲

抉其穴則鼻口相呀搜其根則蹄股交峙環行幸愕

疑若搏噬於是剗闢朽壤剪焚榛蕪決滄溝導伏流

散爲疎林洄爲清池寥廓泓渟若造物者始判清濁

柳文

卷七

十三

効奇於茲地非人力也乃立游亭以宅厥中直亭之

西石若掖夙可以眺望其上青壁斗絕沉于淵源莫

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乎攢巒與山無窮明日州邑

耄老雜然而至曰吾儕生是州藝是野肩危齒頹未

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茲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既

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

曰萬石亭耄老又言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專狀物

而已哉公嘗太爲玉乎石旣盈其數然而有道之士

或恨穠公之壽績未洽於人敢頌休聲祝公于明神

漢之三公秩號萬石我公之德宜受茲錫漢有禮臣  
惟萬石君我公之化始于闢闢道合于祐祐之肩疾  
野夫獻辭公壽萬年宗元嘗以機奏錄尚書敢專筆  
削以附零陵故事時元和十年正月五州記青石山  
有支川東流入于潯水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  
其壁曰龍壁其下多奇石可視南絕水有山無麓廣  
百尋高五丈下上若一曰龍山山之南皆大山多奇  
又南且西曰駕鶴山北  
行泉在  
次下常盈

柳文

卷七

十四

効奇於茲地

西石岩掖分可以眺望其

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乎樓閣與山無窮明目州邑

臺老雜然而至曰吾儕坐是州藝是野詹詹齒剛未

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茲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既

漘以州零刻始事部式味未事丑且丑其室而命之

運夫熳輶空霽萬辛宗武嘗以趨系餘尚書類事筆

辭萬載孫公志外散于闕門巖谷千古前之自天

冀安注公志謝萬石君志之懸直受茲錫萬石君

柳州山水遊治可遊者記

全是一敘事不着一句議論感慨却澹宕風雅  
古之州治在潯水南山石間今徙在水北並平四十  
里南北東西皆水匯北有雙山夾道嶄然曰背石山  
有支川東流入于潯水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  
其壁曰龍壁其下多秀石可硯南絕水有山無麓廣  
百尋高五丈上下若一曰甑山山之南皆大山多奇  
又南且西曰駕鶴山壯聳環立古州治負焉有泉在  
坎下常盈而不流南有山正方形而崇類屏者曰屏山

柳文

八卷七

十五

其西曰四姥山皆獨立不倚北流潯水瀨下又西曰  
仙奕之山山之西可上其上有穴穴有屏有室有宇  
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肝如茄房或積于下如人  
如禽如器物甚衆東西九十尺南北少半東登入小  
穴常有四尺厓廓然甚大無竅正黑燭之高僅見其  
宇皆流石怪狀由屏南室中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黑  
已而大明爲上室由上室而上有穴北出之乃臨大  
野飛鳥皆視其背其始登者得石枰於上黑肌而赤  
脉十有八道可奕故以云其山多榿多楛多篔簹之



曠奧二字爲案亦奇

游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奧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  
凌阻峭出幽鬱寥廓悠長則於曠宜抵丘堦伏灌莽  
迫遽廻合則於奧宜因其曠雖增以崇臺延閣廻環  
日星臨瞰風雨不可病其敞也因其奧雖增以茂樹  
藂石穹若洞谷蒼若林麓不可病其邃也今所謂東  
丘者奧之宜者也其始龕之外棄地余得而合焉以  
屬於堂之北垂凡坳窪坻岸之狀無廢其故屏以密

柳文

卷七

十七

竹聯以曲梁桂檜杉榿櫛之植幾三百本嘉卉美  
石又經緯之俛入綠縵幽蔭蒼蔚步武錯迕不知所  
出溫風不爍清氣自至水亭隱室曲有奧趣然而至  
焉者往往以邃爲病噫龍興永之佳寺也登高殿可  
以望南極闢大門可以瞰湘流若是其曠也而於是  
小丘又將披而穢之則吾所謂游有二者無乃闕焉  
而喪其地之宜乎丘之幽幽可以處休丘之窅窅可  
以觀妙溽暑頓去茲丘之下太和不遷茲丘之巖奧  
乎茲丘孰從我游余無召公之德懼翦伐之及也故

書以祈後君子寺息壤記

壤雖小而點次亦奇

永州龍興寺東北隙有堂堂之地隆然負墉甃而起者廣四步高一尺五寸始之爲堂也夷之而又高且持鋪者盡歛永州居楚越間其人鬼且禩由是寺之人皆神之人莫敢夷史記天官書及漢志有地長之

書有記洪

祝融殺

柳文

卷七

十八

竹聯以曲

石又經緯

焉者往往以達爲病噫龍與承之佳寺也登高殿可以望南極闢大門可以瞰潮流若是其曠也而於是小丘又將披而攘之則吾所謂游有二者無乃闕焉而喪其地之宜乎丘之幽幽可以處休丘之窅窅可以觀妙溽暑頓去茲丘之下太和不遷茲丘之巔與善以漸錄錄乎游余無召公之德懼翦伐之及也故

永州龍興寺息壤記

壤雖小而黠次亦奇

永州龍興寺東北陬有堂堂之地隆然負墉甃而起者廣四步高一尺五寸始之為堂也夷之而神異又高凡持錘者盡歿永州居楚越間其人鬼且穢由是寺之人皆神之人莫敢夷史記天官書及漢志有地長之占而亾其說甘茂盟息壤蓋其地有是類也昔之異書有記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帝乃令祝融殺鯀于羽郊其言不經見今是土也夷之者不

柳文

卷七

十九

幸而歿豈帝之所愛耶南方多疫勞者先歿則彼持錘者其歿於勞且瘦也土烏能神余恐學者之至於斯徵是言而唯異書之信故記於堂上

入昔師之人莫不與史蹟天官書又氣志百出異之持錘者盡歿永州風鼓鐵間其人鬼且穢由是寺之香與四步高一尺五寸始之為堂也夷之而神異又高凡持錘者盡歿永州居楚越間其人鬼且穢由是寺之人皆神之人莫敢夷史記天官書及漢志有地長之占而亾其說甘茂盟息壤蓋其地有是類也昔之異書有記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帝乃令祝融殺鯀于羽郊其言不經見今是土也夷之者不

襄城小西樓文亦奇

永興龍興寺息壤記

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

曠達

法華寺居永州地最高有僧曰覺照照居寺西廡下廡之外有大竹數萬又其外山形下絕然而薪蒸藜蕩蒙雜擁蔽吾意伐而除之必將有見焉照謂余曰是其下有陂池芙蕖申以湘水之流衆山之倉果去是其見遠矣遂命僕人持刀斧羣而翦焉叢莽下頽萬類皆出曠焉茫焉天爲之益高地爲之加關丘陵山谷之峻江湖地澤之大咸若有增廣之者夫其地

柳文

卷七

二十

之奇必以遺乎後不可曠也余時謫爲州司馬官外常員而心得無事乃取官之祿秩以爲其亭其高且廣蓋方丈者二焉或異照之居於斯而不蚤爲是也余謂昔之<sup>神川</sup>上<sup>日論</sup>人者不起宴坐足以觀於空色之實而

游乎物之終始其照也逾寂其覺也逾有然則嚮之礙之者爲果礙耶今之闢之者爲果闢耶彼所謂覺而照者吾詎知其不由是道也豈若吾族之挈挈於通塞有無之方以自狹耶或曰然則宜書之乃書于

石

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

晉公永州龍興寺修淨土院記 卷四 國榮 國威  
手以開以佛旨爲案圖爲輸輸去其甚具爲合時也

中國之西數萬里有國曰身毒釋迦牟尼如來示現之地彼佛言曰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曰極樂佛號無量壽如來其國無有三惡八難衆寶以爲飾其人無有十纏九惱羣聖以爲友有能誠心大願歸心是土者苟念力具足則往生彼國然後出三界之外其於佛道無退轉者其言無所欺也晉時廬山遠法師作念佛三昧詠大勸于時其後天台顛大師著

柳文

卷七

二十一

釋淨土十疑論弘宣其教周密微妙迷者咸賴焉蓋其留異跡而去者甚衆永州龍興寺前刺史李承睦及僧法林置淨土堂于寺之東偏常奉斯事逮今餘二十年廉隅毀頓圖像崩墜會異上人居其宇下始復理焉上人者修最上乘解第一義無體空折色之跡而造乎真源通假有借無之名而入於實相境與智合事與理并故雖往生之因亦相用不捨誓葺茲宇以開後學有信士圖爲佛像法相甚具焉今刺史馮公作大門以表其位余遂周延四阿環以廊廡續



永州鐵爐步志

志步特數言托諷言外者無限深情 轉處

江之滸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永州北郭有步曰

鐵爐步。余乘舟來居九年往來求其所以爲鐵爐者

無有。問之人曰。蓋嘗有鍛鐵者居。其人去而爐毀者

不知年矣。獨有其號冒而存。余曰。嘻。世固有事去名

存而冒焉。若是耶。步之人曰。子何獨怪是。今世有負

其姓而立於天下者。曰吾門大他。不我敵也。問其位

柳文

卷七

二十三

與德曰久矣。其先也。然而彼猶曰我大。世亦曰某氏

大。其冒於號有以異於茲步者乎。向使有聞茲步之

號而不足。釜錡錢鏹刀鉞者。懷價而來。能有得其欲

乎。則求位與德於彼。其不可得亦猶是也。位存焉而

德無有。猶不足以大其門。然且樂爲之下。子胡不怪

彼而獨怪於是。大者桀。冒禹紂。冒湯幽厲。冒文武。以

傲天下。由不推知其本而姑大其故號。以至於敗爲

世笑。僂斯可以甚懼者。求茲步之實而不得。釜錡錢

鏹刀鉞者。則去而之。他又何害乎。子之驚於是未矣。

余以為古有太史觀民風采民言若是者則有得矣  
嘉其言可采書以為志

柳文

八卷七

二十四

嘉其言可采書以為志

唐大家柳州文抄卷之七

唐大家柳柳州文抄卷之八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論議辨

封建論

一篇強詞悍氣中間段絡却精爽議論却明  
確千古絕作

地亦奇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  
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爲近曰有初爲近孰明之由  
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

柳文

卷八

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  
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  
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狃狃人不能搏噬  
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苟卿有言必將假物以  
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  
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  
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  
而爲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  
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

以上原封建  
之所由始

以下詳封建  
之弊

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  
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  
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  
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翻說而後有縣  
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  
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  
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  
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  
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于

柳文

八卷八

二

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扞城然  
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于宣王挾  
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  
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厥後問  
鼎之輕重者有之狀玉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萑弘  
者有之天下乖盪無君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  
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未大不  
掉之咎歟遂判為十二合為七國威分于陪臣之邦  
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子

以下大郡縣

之所由壞於

以上下秦漢

又唐殆終之

際而亦其制

之心言

以下抽情立

論如繩端之

抽圓而一條

萬難並入幾

杆非子厚之

燒心勿置也

其於辭數錄

不能到此

以下論四代

封建郡縣于

良之利病

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

原

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

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挺謫戍之徒圍視而

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于下

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

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割

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

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

柳文 卷八

三

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

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

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

桀猾踴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

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

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

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

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矯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

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

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

柳文

卷八

四

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覩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洪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威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

盡制畿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  
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罷邑  
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  
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三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  
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  
爲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  
建說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  
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  
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湯武

柳文 卷八

五

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  
已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  
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已之威也私其盡臣畜  
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  
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  
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  
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  
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  
封畧聖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爲之

三句一篇命  
脉把握處直

經前

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非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

勢也 建議處自是精

管子以禮義廉耻為四維吾疑非管子之言也彼所

謂廉者曰不蔽惡也世人之命廉者曰不苟得也所

謂耻者曰不從枉也世人之命耻者曰羞為非也然

則三者果義歟非歟吾見其有二維未見其所以為

柳文

八卷八

六



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皇夫天下之道理安

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

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

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

樂也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

勢豈聖人之制豈聖人之意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

海國

柳文卷八

上句一篇命

果存乎建議處自是精慎為也管子之言也

管子以禮義廉耻為四維吾疑非管子之言也彼所

謂廉者曰不蔽惡也世人之命廉者曰不苟得也所

謂耻者曰不從枉也世人之命耻者曰羞為非也然

則三者果義歟非歟吾見其有三維未見其所以為

四也夫不蔽惡者豈不以蔽惡為不義而去之乎夫

不苟得者豈不以苟得為不義而不為乎雖不從枉

與羞為非皆然則廉與耻義之小節也不得與義

柳文 八卷八

抗而為維聖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義仁主恩義主

斷恩者親之斷者宜之而理道畢矣蹈之斯為道得

之斯為德履之斯為禮誠之斯為信皆由其所之而

異名今管氏所以為維者殆非聖人之所立乎又曰

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

若義之絕則廉與耻其果存乎廉與耻存則義果絕

乎人既蔽惡矣苟得矣從枉矣為非而無羞矣則義

果存乎使管子庸人也則為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

則四維者非管子之言也

本賈誼政事書

夫然守道論其官者古之人不與也其效也  
合順道的確曰限去蓋元曰齊官守者不替其節限

或問曰守道不如守官何如對曰是非聖人之言傳  
之者誤也官也者道之器也離之非也未有守官而  
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是固非聖人言乃傳之者  
誤也夫皮冠者是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  
物由其準而後其道存焉苟舍之是失道也凡聖人  
之所以爲經紀爲各物無非道者命之曰官官是以  
行吾道云爾是故立之君臣官府衣裳輿馬章綬之

柳文

八卷八

八

數會朝表著周旋行列之等是道之所存也則又示  
之典命書制符璽奏復之文叅伍殷輔陪臺之役是  
道之所由也則又勸之以爵祿慶賞之美懲之以黜  
遠鞭朴梏拳斬殺之慘是道之所行也故自天子至  
于庶人咸守其經分而無有失道者和之至也失其  
物去其準道從而喪矣易其小者而大者亦從而喪  
矣古者居其位思死其官可易而失之哉禮記曰道  
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  
去然則失其道而居其官者古之人不與也是故在

上不為抗在下不為損，失人者不為不仁，禹人者不為仁，率其職司其局，交相致以全其工也。易位而處，各安其分而道達於天下也。且夫官所以行道也，而曰守道不如守官，蓋亦喪其本矣。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

傳前結束

果矣。

柳文

八卷八

九

果矣

守道而失官，文事者也。其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

傳前結束

曰守道不啻守官，蓋亦喪其本矣。未有守官而失道。

守其本矣，而道彰於天下，此且夫官所以行道也。

為守道與守官同，其試交，其試交，其試交，其試交。

上不為抗，在下不為損，失人者不為不仁，禹人者不為仁。

春秋左氏言衛州吁之事因載六逆之說曰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聞舊小加大淫破義三者固誠爲亂之本也余謂少陵長小加大淫破義是三者固誠爲亂矣然其所謂賤妨貴遠間親新聞舊雖爲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亂夫所謂賤妨貴者蓋斥言擇嗣之道子以母貴者也若貴而愚賤而聖且賢以是而妨之其爲理本大矣而可捨之以從斯言乎此其不可固也夫

柳文

卷八

十

所謂遠間親新聞舊者蓋言任用者之道也使親而舊者愚遠而新者聖且賢以是而間之其爲理本亦大矣又可捨之以從斯言乎必從斯言而亂天下謂之誨古訓可乎此又不可者也嗚呼是三者擇君置臣之事天下理亂之本也爲書者執斯言者一定之論以遺後代上智之人固不惑于是自中人而隆守以爲大據而以致敗亂者固不乏焉晉厲死而悼公入乃理宋襄嗣而子魚退乃亂貴不足尚也秦用張祿而黜穰侯乃安魏相成璜而踈吳起乃危親不足

子止趙盾之義

精悍嚴謹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執輿以難趙盾  
余謂守原政之失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  
侯不宜謀及婦近以奉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為議  
於內而決於外不傳謀於內而謀於寺人雖  
以表也而足一守國之機不為取而賊賢夫攻之端  
始於此而後其害其害不乃為之虞也狐假為虎  
左也者中其害益顯而不若外者不表乃其害  
柳文

卷八

十一

所謂遠則親而信者蓋言任用者之道也使親而  
信者愚而信者聖且賢以是而聞之其為壞本亦  
大矣又聞於之以使斯言必從斯言而亂天下謂  
之亂言也此又不可者也嗚呼是三者擇若置  
臣之舉天下理亂之本也為者者執斯言者一定之  
論以道後代王智之人固不惑于是自守人而隆乎  
以為大據而以我敗亂者固不乏焉晉厲死而悼公  
入乃理宋襄嗣而于魚尾乃亂責不足尚也秦用張  
孫而讓馱喪義女魏相成橫而昧吳起乃危親不足

晉文公問守原議晉君之罪以制春秋  
問也然精悍嚴謹謂於外若此於內則與魯文而大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執鞆以昇趙衰  
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  
侯不宜謀及嬖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  
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  
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  
由是滋矣况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為謀臣  
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吝外而不求卒定於內

柳文

卷八

十三

豎其可以為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  
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才以敗則獲  
原啓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  
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  
強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  
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弘石得以殺望之始之者晉  
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舉也蓋失  
問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况於問與舉又兩失  
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

與也符氏進王猛而殺樊世乃與胡亥任趙高而族  
李斯乃滅舊不足恃也顧所信何如耳然則斯嘗殆  
可以廢矣噫古之言理者罕能盡其說建一言上一  
辭則馳飢而不安謂之是可也謂之非亦可也混然  
而已教於後世莫知其所以去就明者慨然將定其  
是非則拘儒瞽生相與羣而咻之以爲狂爲怪而欲  
世之多有知者可乎夫中人可以及化者天下爲不  
少矣然而罕有知聖人之道則固爲書者之罪也

柳文

卷八

十三

也矣然而罕有知聖人之道則固爲書者之罪也  
世之委深喉舌而爭夫中人可以及化者天下爲不  
少矣然而罕有知聖人之道則固爲書者之罪也  
而子孫承其世莫不以其所以去就明者慨然將定其  
是非則拘儒瞽生相與羣而咻之以爲狂爲怪而欲  
世之多有知者可乎夫中人可以及化者天下爲不  
少矣然而罕有知聖人之道則固爲書者之罪也  
而子孫承其世莫不以其所以去就明者慨然將定其  
是非則拘儒瞽生相與羣而咻之以爲狂爲怪而欲  
世之多有知者可乎夫中人可以及化者天下爲不  
少矣然而罕有知聖人之道則固爲書者之罪也

謂以駁復讎議斬柳文爲最重也亦兼議以斬人  
於不暇此議卽韓公不可行於今半邊而精悍嚴緊  
公罪禍柳文之徒者其然然奮其吏庶試于非辜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父爽爲縣  
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當時諫臣  
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爲國  
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爲  
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  
無爲賊虐凡爲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

柳文

八卷人

十四

與誅莫得而益焉誅其可旌茲謂濫贖刑甚矣旌其  
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傳于後代  
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爲典可乎  
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  
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誣僞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  
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  
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于非辜州  
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顛號不聞而元慶  
能以戴天爲大耻枕戈爲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讎人

之。曾。介。然。自。克。卽。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韜。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裝。奉。法。之。吏。是。悖。驚。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刑。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其。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

辨文

八卷八

十五

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是折獄手

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

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

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

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

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

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爲敵讎者哉議者反

以爲戮贖刑壞禮其不可以爲典明矣請下臣議附

于今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唐荆川曰此等文字極謹嚴無一字懶散

又曰理精而文工左氏國語之亞也

古之傳者有言或至以相或與水窮矣其辭以對  
周公入齊王曰成也則公曰天不可成及桓小  
弟於齊也魯公曰多矣魯公曰魯公曰魯公曰

王不谷其言也魯公曰成之也不當也耶周公及成也  
魯公曰魯公曰魯公曰魯公曰魯公曰魯公曰

柳文 八卷八

通其情禮理人君子善文之通也其人而善者令

辭辯之則死矣及及者邪則其辭之又安得善之

辯也春秋公羊傳曰使小又諱乎復讎可也父受

手殺讎此非聖之道復讎不除殺今有取此以

下加說與命於禮也人不忘仇者殺之受死其

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表是必達聖而聞道者

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讎者哉議者

以為致文用駢語而文工也且國語之亞也而

字今有專陳貳百拙善文字殊端艱無一字附

史對以此等文益嚴謹移易一字不得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  
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及封小弱  
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  
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  
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  
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  
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

柳文

卷八

十七

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  
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况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  
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  
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又不  
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  
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况號為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  
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

史佚成之

善文益嚴謹移易一字不得

唐荆川曰此篇與守原議封建論三篇所謂

大篇短章各極其妙

此等論評千年以來罕見者

故論曰論者謂論語孔子前古無有也言手曰其然

意者孔子自文以少孔子則其久矣言在老而

是也

其意者子曾子之為之也何故且

有字不然而其言之

孔子曰孔子之

其後不能

柳文

八卷八

十八

其密不可

其密不可

其密不可

其密不可

其密不可

其密不可

其密不可

其密不可

夫為獄章谷其獄

論語辯二篇

此等辯析千年以來罕見者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  
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老而死  
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  
弟子魯無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爲之也何哉且  
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  
子之號之也然則有子何以稱子曰孔子之歿也諸  
弟子以有子爲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

柳文

卷八

十九

之間乃叱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矣今所記獨曾  
子最後死余是以知之蓋樂正子春子思之徒與爲  
之爾或曰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  
曾氏之徒也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舜亦以命禹余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天后  
土有罪不敢赦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以  
爾萬方或問之曰論語書記問對之辭爾今卒篇之  
首章然有是也柳先生曰論語之大莫大乎是也

是乃孔子常常諷道之辭云爾彼孔子者覆生人之  
器也上言堯舜之不遭而禪不及已下之無湯之勢  
而已不得爲天吏生人無以澤其德日視聞其勞死  
怨呼而已之德涸焉無所依而施故於常常諷道云  
爾而止也此聖人之大志也無容問對於其間弟子  
或知之或疑之不能明相與傳之故於其爲書也卒  
篇之首嚴而立之

擲文

卷八

二十

論本首嚴而立之

爾而止也此聖人之大志也無容問對於其間弟子  
或知之或疑之不能明相與傳之故於其爲書也卒  
篇之首嚴而立之

辨列子

孔子沒而百家之言各出其見以相揣摩而

劉向古稱博極羣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穆公時人

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鄆

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記鄭繻公三十四年楚

悼王四年圍鄭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

時是歲周安王三年秦惠王韓列侯趙武侯二年魏

文侯二十七年燕釐公五年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

年魯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為鄭耶不

然何乖錯至如是其後張湛徒知怪列子書言穆公

後事亦不能推知其時然其書亦多增竄非其實要

之莊周為放依其辭其稱夏棘徂公紀消子季咸等

皆出列子不可盡紀雖不槩於孔子道然其虛泊寥

闊居亂世遠於利禍不得逮於身而其心不窮易之

遁世無悶者其近是歟余故取焉其文辭類莊子而

尤質厚少為作好文者可廢耶其楊朱力命疑其楊

子書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

子書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

子書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

亦足通知古之多異術也讀焉者慎取之而已矣

又子書十二篇其傳曰老子弟子其辭時有若可取

其指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蓋駁書也其詞頗似

少論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凡孟子輩數家皆是謂

之然而由其類其意結文辭又亦相抵而不合不

入

是書其意者又

謂之似其為已也其今刊

其意藏於家

柳文

卷八

三

年皆公十年不似向古魯思之時遂誤為柳耶不

然則卒端足知是又後張漢漢亦怪列子書其

安事亦不能推知其時然其書亦多增竄非其

世列子不可意紀時不

則形聞世遠於相編不得建於身而其心不窮易

近世無聞者其近是歟余故取焉其文辭類莊子而

尤習少為作好文者可廢耶其揚朱方命疑其

水火

亦足通知古之多異術也讀焉者慎取之而已矣

辯文子

文子書十二篇其傳曰老子弟子其辭時有若可取其指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蓋駁書也其渾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凡孟子輩數家皆見剽竊噉然而出其類其意緒文辭又牙相抵而不合不知人之增益之歟或者衆為聚斂以成其書歟然觀其往往有可立者又頗惜之憫其為之也勞今刊去所為、刑、正、者、不、傳惡亂雜者取其似是者又頗為發其意藏於家性、也、柳、子

柳文

卷八

三

張翥據昔郊其以故昔又酌為發其意蘇軾案

出卦亦可立者又酌辭以闡其為之虛榮今所去者

入之辭益之詞也昔與為梁材以和其書煥然顯其

然然而由其職其意辭文辭又

也謙卑則書以合之昔多其孟子輩幾案昔其隱

其辭意昔本朱子然昔其書蓋觀書也其戰而勝昔

文子書十二篇其辭曰朱子餘子其翰部官朱子

辯文子

辯鬼谷子

元冀好讀古書然甚賢鬼谷子爲其指要幾千言鬼  
谷子要爲無取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  
子後出而險鑿峭薄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學者宜其  
不道而世之言縱橫者時葆其書尤者晚乃益出七  
術怪謬異甚不可考按其言益奇而道益陋使人狙  
狂失守而易於陷墜幸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子又  
文之以指要嗚呼其爲好術也過矣

柳又

卷八

十四

文之以辭要則利其爲技游世顯矣

其失守而易於陷墜幸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子又

文之以辭要則利其爲技游世顯矣

不道而世之言縱橫者時葆其書尤者晚乃益出七

術怪謬異甚不可考按其言益奇而道益陋使人狙

狂失守而易於陷墜幸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子又

文之以辭要則利其爲技游世顯矣

辯晏子春秋

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爲書或曰  
晏子爲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爲之皆非也吾  
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爲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  
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爲己術者且其  
旨多尚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  
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問  
棗及古冶子等尤怪誕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  
之此甚顯白者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錄之儒家

柳文

卷八

二十五

中甚矣數子之不詳也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  
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後之錄諸子書者宜列之墨  
家非晏子爲墨也爲是書者墨之道也墨子其言聞

其言尚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皆其言出墨  
子也其言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爲己術者且其  
最其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爲己術者且其  
最其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爲己術者且其  
最其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爲己術者且其  
最其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爲己術者且其

辯晏子春秋

辯亢倉子

太史公為莊周列傳稱其為書畏累亢桑子皆空言  
無事實今世有亢桑子書其首篇出莊子而益以庸  
言蓋周所云者尚不能有所事實又况取其語而益之  
者其為空言尤也劉向班固錄書無亢倉子而今之  
為術者乃始為之傳注以教於世不亦惑乎

柳文

卷八

十六

夫為術者之不能其術者多矣其不能其術者  
之徒則其言多有是後世之徒則其言多有是  
非妄子為書其為術者之徒也

齊其為空言也世雖尚其因總書無亢倉子而今之

言蓋周所云者尚不能有所事實又况取其語而益之

無事實今世有亢桑子書其首篇出莊子而益以庸  
太史公為莊周列傳稱其為書畏累亢桑子皆空言

辯亢倉子

余讀賈誼鵬賦嘉其詞而學者以為盡出鵬冠子余  
往來京師求鵬冠子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  
盡鄙淺言也唯誼所引用為美餘無可者吾意好事  
者偽為其書反用鵬賦以文飾之非誼有所取之決  
也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  
夸者死權不稱鵬冠子遷號為博極羣書假令當時  
有其書遷豈不見耶假令真有鵬冠子書亦必不取  
鵬賦以充入之者何以知其然耶曰不類

柳文

卷八

三七

柳文以充入之書何以知其然耶曰不類

其書豈不長而辭令其書歸于書亦與不與  
亦吾其辭不難歸于其書豈不難歸于書亦與不與  
也夫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  
吾意為其書又用鵬賦以文飾之非誼有所取之決  
盡鄙淺言也唯誼所引用為美餘無可者吾意好事  
者偽為其書反用鵬賦以文飾之非誼有所取之決  
也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  
余讀賈誼鵬賦嘉其詞而學者以為盡出鵬冠子余

